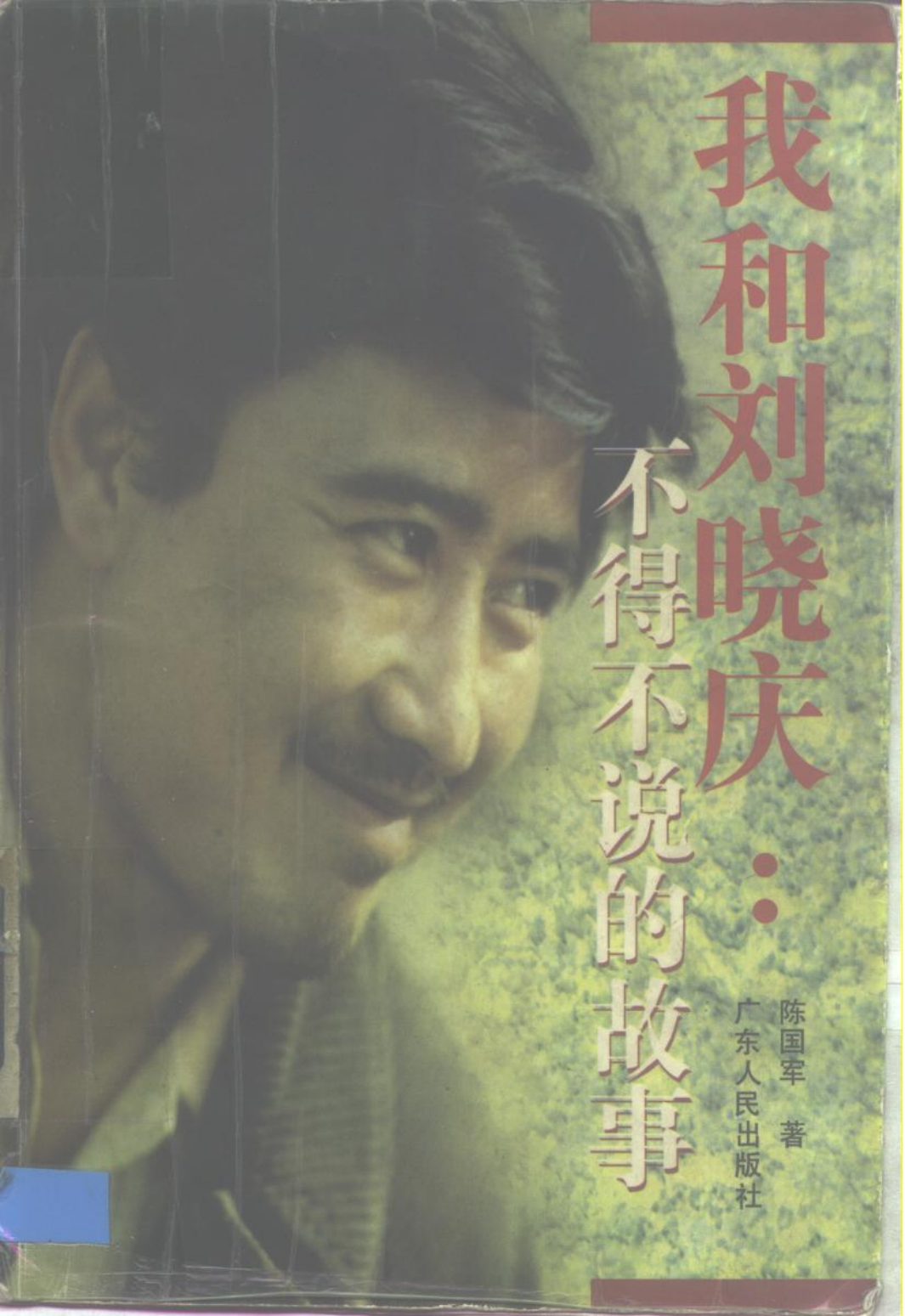




我和刘晓庆： 不得不说的故事

陈国军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和刘晓庆：

不得不说的故事

陈国军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玉玲 何祖敏

封面设计：迪 赛

责任技编：孔洁贞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陈国军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世纪电子媒介有限公司排版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韶关市新华北路50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6插页 500,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ISBN 7-218-02490-4/I·310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凡举报盗版、盗印者，予以重奖。

K825.7
20

1997.10.3



陈国军近照



陈国军近照

在步兵一三六团
特务连侦察五班



一九七六年考入长春
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张杰摄)



结婚的日子里和母亲在一起 (中伟摄)



电影《药》中饰夏渝（剧照）



电影《保密局的枪声》中饰于云怒
(剧照)



电影《药》中夏渝就义一场（剧照）



电影《大小伙子》与赵雅珉在一起（剧照）



电影《血沃中华》
饰张怀志（剧照）



电影《药》与陈奇
老演员在一起（剧照）



电影《大清炮队》
与老演员葛存壮在一起
(剧照)



与马思然、李树生
在电视剧《飘雪》现场
(伍强摄)



严寒中与摄影师张超英
在一起工作(伍强摄)



在炮台上“号令”三军（晓明摄）



在电视剧《平南洋》
拍摄现场

（小山摄）



在电影《大清炮队》
拍摄现场（远方摄）



赵雅珉和儿子
(小山摄)



与赵雅珉在一起的时候 (中伟摄)



蛇年除夕在此门外（小山摄）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
搬家后（小山摄）

说在前面的话

我的故事很长很长，就像我的血，在血管里已经暗暗流淌了四十四年……

讲述自己的故事，人生中的许多问题没法回避，我又不能遮遮掩掩……

在许多事情上，我不得不鼓起勇气“直面惨淡的人生”。

人生并不是做算术题，没有那么多的逻辑推理、因果关系。许多事情的发生，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理由。而且任何事情，也决不是用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能说清楚的。

这种模糊，兴许正是生活魅力的所在。

现在，我来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虽然想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个故事……

也就是在今天，这个非常一般的早晨，我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开始去寻找那曾经有过的感觉。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所以，窗外的鸟儿显得格外活跃，也可能，是因为雨前的空气更加清新、更加湿润吧！

为什么我要占用大家这么多时间来讲我的故事呢？

并不是因为我一定要在公众面前表白些什么，也不是因为这几年有人在写、在猜疑、在编造……

当然了，我很羡慕那些杜撰者们的想像力，同时，也非常钦佩他们的勇气。他们居然能够不顾我这个剧中主人公的存在，

不顾事实真相地在那里胡说八道！

我要说出我的故事，因为在我的故事里有太多太多的感受。不管是幸福的，还是悲壮的；是痛苦迷茫的，还是落魄失意的；或者是猥琐卑鄙的……尽管它们不见得有炫目的光环，但也决不是那种道貌岸然的伪学。

我之所以还要在我的生命中抽出一大段时间把它清理出来，也许，是因为这个故事，还是占据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位置。

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似乎危机四伏。谁也说不准什么时间，或者某一个偶然的情况，我们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不管我们多么热爱它，多么留恋它，这是必然的，正像我们无法阻止日出日落一样。所以，我很愿意把心中的这个故事告诉给别人，不想有一天它被我不负责任地带走了。

这个确实存在的真实故事，不像小说和戏剧那样，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情节，它必须是真实的。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会缺乏一定的风采。但是，我更喜欢它朴实而自然的风格。也可能，有些朋友并不喜欢这种风格，因为它不是美丽的谎言所编制的花环。尽管它不像花环那么绚丽，但是，它离我们更近，就像原野中的野草，可以让你嗅到鲜活的气息。

我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构筑着一个质朴的小巢，没有请什么大作家来为它装饰绚烂的屋顶。不要说，我并不认识那些大作家，即使认识，我也并不想那样做。一个人自己生活的经历干吗要由别人来撰述呢？

我也不指望把这些文字变成一部多么有文学价值的巨著，得到多少人的首肯。我只想和所有的善良人，那些生活近况不是很好的人，仕途上不是很如意的人，那些在逆境当中几经失败、并未气馁、正在不断努力的人，那些智者们，和他们做个知心朋友，把我的心里话讲给他们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交换一下想法，彼此有所借鉴。

这样说来，我的故事能得到这些善良人的认可和倾听，就可以了。老实讲，它是一个迟来了十多年的故事。十多年！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人们更新了多少观念；十多年前的那个自己，对于每个人都变得那样遥远，那样陌生。可是，你承认也罢，否认也罢，那些故事都变成了永远不能更改的历史。

也许，你永远不会有勇气翻开它，但是你心里总有一块位置为它留着。兴许你会在我的故事里找到你自己的影子，因为我和你一样平凡，一样渴望成功，一样存有那最美好的愿望。

如果能这样，我们还期望什么呢？

自古以来，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从来都那么相像，从来都没有结束的时候……

一九九六年年初，从朋友那儿得知，刘晓庆出了一本新的自传，叫做《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我非常平静地拿到这本书，翻了翻，在很多章节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由于当时工作非常非常忙，我也没有时间细看，就把它放在了一边。

后来，我托了一位朋友，说：“你帮我看看吧。旁观者清嘛！”

过几天，那位看了这本书的同志，睁着非常惊讶的眼睛注视着我。

“怎么了？”我问。

他说：“我在那本书里看到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我所认识的你。”

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问题——我被歪曲了！那本书里的我不是真实的我。

自古以来，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所

以，我也不想让谁来评断这个两人之间的故事。但是，中国有很多无聊的人，他们在今后的若干年后，也可能为了谋生，会拿这本书作为蓝本，把这些事情再改编成一个什么东西……电视剧？

有些朋友曾开玩笑地说：“你是做导演的，选演员是你的工作，那么将来某时，你来当这部戏的导演，你来给陈国军选一个扮演者，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时，我沉默了，没有马上回答这位朋友的问话，但是我心里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某个时候，有人会以我们的婚姻这件事情来写一个电视剧，也可能仍然会这样不尊重彼此，肆无忌惮地直呼其名。那么很显然，我是这部戏的反面人物。他们可以任意地去改编“我”，给这个人物设置很多行为动作、设计很多我从未经历过的事件。

那时，也许我与对方都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我的后代仍然在这个世上活着、奔波着。那时，他们也许会觉得，他们的先人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小人。所以我有责任还他们一个清白！有责任把这件事说清楚！如果我自己不把它说清楚的话，那么，也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了。

最起码，这次婚变之后八年，我一直没有说话。

这里边有很多陈旧的观念。

首先，不管怎么说，在这段生活中，我似乎是一个失败者。古人云：“败军之将岂敢言勇？”你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一败涂地，还有什么脸面来讲这件事情呢？

其二，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当初我们双方毕竟还是两情相投，而且共度患难，经过了人生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又有句俗话，叫：“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

么多年呢！

此外，一个女人活在世上要有脸面，她不能被人指责成一个坏女人。我不愿意人们这样去看她，她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地和对方去争论是非？谁让我们是大丈夫呢？

一个女人，活在这个世上真的需要面子，需要一种自尊。我愿意把这个自尊送给她。但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宽容的结果，就是离婚八年之后，这样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巨著”，而且是她自己“亲笔”所写，不像以往，她总是推脱：“这是别人写的，不是我写的。”

如果此时，我仍旧保持沉默的话，那么就等于默认了那本书中描绘的一切。

为了这件事情，我真的有好多天都没睡着，一直在想，究竟写还是不写呢？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不愿意伤害我的儿子。

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岁月里，儿子渐渐地长大了。我不知道那些事情留给他的会是一些什么东西。在他的心目中，最美好的只有他的母亲。他当然不希望他父亲做些那样的事，而且热恋着……另外一个女人。这些情感上的事情可能要等他长得很大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以后，才能够慢慢理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苦恼了许久。

想来想去，还是一个朋友点拨了我。他说：“你告诉儿子的，首先是做人的尊严。你如果把这种维护自己尊严的事情都没有教会他的话，那么你这个做父亲的，又怎能对得起儿子呢？”是的，人的尊严是不容践踏、不容诋毁的，不可以让任何人随随便便像对脏布一样在脚底下踩来踩去。

今天去写昨天的故事，真是不好意思。你从当事者变成了

旁观者，你知道了许多当时你并不知道的事情，这样你免不了会叹息：“当时怎么那么傻？”然后为自己的傻气感到不自在，也对当时让你受骗上当的人感到分外恼火。

可是，不管你怎样难堪，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并且，敢于把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拿出来告诉别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因为需要的勇气并不是人人俱有。

我也自我标榜是个勇敢者吧。不过有一点我现在再清楚不过了，确实，如果你自己不能维护你做人的尊严，决不会有人站出来替你做这件事。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是一个‘人’！”千万不要忘记了你起码的权力。

往事像被拨去的尘雾，那些消失的日子又一幕幕地、鲜活鲜活地展现了出来。它不是胜利者光荣的回顾，自然也没有丝毫的自得……

它曾有温度，曾经火热得让人颤栗。

此时的我，恍若面对隔世的一段感情，开始怀疑这些经历本身的真实……

我是难过的，就像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看第三帝国强盛时期的纪录片。不，这样比喻并不准确。我还没有死去，我还在失败的废墟上重新建立着我的艺术帝国，相信有一天，它也会发出令人炫目的光辉……

这信念，激励着我，陪伴着我，走过那暗淡的、无人知晓的、孤独的岁月，度过那往日的阴魂不散的感情上的波折。

正像一个朋友告诉我的那样，这本书，只像我手里的一张旧船票，在夕阳下的微风中瑟瑟发抖，证实着往日的存在，等待着下一班遥遥无期的客船。